

## 中印法難與南北朝佛教

《印度之佛教》第九、十章

### 第九章 中印之法難

#### 第一節 教難之概況及其由來

迦王之世，佛教一躍而為印度之國教，遠及異域，炳耀其悲智之榮光。然諸行無常，迦王歿，不五十年而教難起；自爾以來，佛教退為印度文明之波濤，不復為主流矣！

迦王歿後，其子達摩婆陀那立。依耆那教徒所傳，王嘗於五印度廣建耆那寺院；其子多車王，則為邪命外道造三洞窟精舍云。佛元二百零四年，多車王不孚眾望，大臣**補砂蜜多羅**，**握兵權，得婆羅門國師之助**，乃弑王而自立，**建熏迦王朝**。補砂蜜多羅王，信婆羅門教，行迦王懸為厲禁之馬祠，開始為**毀寺、戮僧之反佛教行為**。王歿，佛教乃稍稍復興，然遠非昔日之舊矣。幸排佛僅及於中印。

**教難之來，有內因，亦有外緣。**內因者，佛教之興也，不特以解脫道之真，亦以革吠陀之弊而救其窮。泯階級為平等，化天道為人事，即獨住為和合，離苦樂為中道，禁咒術，闢神權，人本篤實之教，實予雅利安人以新生之道。然自迦王御世，佛教勃興而淳源漸失；彼婆羅門以之而衰蔽者，佛徒則蹈其覆轍矣！

1 部執競興，失和樂一味之風，動輒爭持數年而不決。是非雜以感情，如說一切有者以大天為三逆極惡，大眾者亦於持律耶舍有微詞，此皆自誣自輕以自害也。

2 化外之要求亟而「論藏」興，論興而空談盛。其極也，務深玄不務實際，哲理之思辨日深，化世之實效日鮮。

3 至若「雜藏」興而情偽起，「咒藏」興而神秘熾，每異佛世之舊。

4 而廣致利養，僧流浮雜，則其致命之傷也。迦王崇佛，作廣大布施，動輒以百萬計。建舍利塔八萬四千，修精舍，豎石柱，乃至三以閻浮施。無遮大施，於印度本不足異，然偏為佛教，當不無妒嫉憤慨者。王大夫人咒訾菩提樹；嗣王及大臣，鑒於府藏之虛，制王而僅得半訶梨勒果供僧，其勢之不可長明矣。釋尊有留乳之訓，輟施之勸，而佛徒莫之覺也。朝野之信施既盛，必有為衣食而出家者，賊住比丘，濫入佛門，事應有之。無淡泊篤實之行，以廣致

利養為能，有唱「由福故得聖道」者，有尊「福德上座」者。僧物充積而國敝民艱；淨人為之役，僧侶則空談而享其成。處國難之運，敵教者又播弄其間，毀寺戮僧以掠其金寶府蓄，蓋亦難以倖免矣。昔釋尊垂訓，以廣致利養為正法衰頹之緣，而後世佛徒，卒以此召禍也。雖然，佛徒之內窳未極，遺制猶存，若非外力之鼓動其間，則事不至此。

**外力者，雅利安貴族之反動**是。雅利安人抵五河，成「梨俱吠陀」，奠定其文明之本。次達恆河流域，初則整理祭典而予以神學之解說，成「梵書」，確立婆羅門教之三綱。繼則熏染於東方民族，依「梵書」之極意，發為苦行、禪思、解脫之風，成「奧義書」。「奧義書」興，反吠陀之潮流，以東方新興民族之摩竭陀為中心而蹶起，佛教亦其一也。釋尊以人本、篤實之中道觀，揭慈悲、平等之教，力反吠陀；然於雅利安人優良崇高之傳統，未嘗不取而化之。自俗諦之立場言，佛教乃立足於蒙古族文化，而攝取雅利安文化者。以此，以婆羅門教為思想動力之雅利安人，不以佛教為正統者，且敵視之。

自佛教之創立以迄冒狸王朝之亡，凡二百五十年，佛教極一時之盛。婆羅門教雖一時中落，然以千百年來之深入民間，力量雄厚，猶自以印度之國教自居。**在政治**，有國師其人，能左右政權，得其同意，可擅行廢立。**在宗教**，即反吠陀者，其哲理亦與「創造讚歌」、「奧義書」等有關。**在人民之日常生活**，自誕生、婚姻而死亡，自家庭、社會而國家，婆羅門教無不一見之於實際。政教一貫之婆羅門文明，頗堅韌有力。

中落期中，或承禮法之要求，組成幾多之「經書」，「吠陀支分」，及「摩■法論」等名著，於階級之別，特為嚴格之規定。或應信仰之要求，鼓吹神之熱信，毘紐笈、濕婆、梵天，則其有力者也。或應哲理之要求，流出「吠檀多」等學派。積三百年之努力，雖哲理遠不及佛教，神力愚民異佛教，而融宗教為人民生活之全體，則非後起之佛教可及。佛教之失敗，亦在於此。

依印度之古例，如純為宗教之爭，則不外集人民而辨論以定之。中印排佛之出於毀寺戮僧，政治其重心焉。婆羅門教為政治之動力，以冒狸王朝之大一統而危殆；佛教之種族平等、仁民愛物之思想，影響支配乎政治，實婆羅門貴族政治家所痛心者。

迦王逝世，適達羅維荼民族勃興於南印，希臘、波斯人進窺於西北，冒狸王朝之政權，僅及於中印。國家受南北之威脅，國王庸懦無能，婆羅門階級乃鼓弄其間，歸咎於佛教之無神、無誨。藉補砂蜜多羅之兵權，廢多車王，行馬祠，以政治陰謀，為廣大之排佛。行馬祠已，西征得小勝，婆羅門者乃大振厥辭。然摩竭陀王朝之衰落，如恆流東奔，勢成莫挽，熏迦朝十

傳（僅一百零二年）而至地天王，婆羅門大臣婆須提婆，又得婆羅門國師之贊許而行篡立，別建迦思婆王朝。四傳至善護王，凡四十五年，為安達羅王尸摩迦所滅。婆羅門文明之復起，終無以救摩竭陀王朝之危亡，而階級、神秘，則陷印度於厄運，迄今日而未已。

## 第二節 教難引起之後果

中印佛教，隨摩竭陀王朝俱衰。熏迦、迦思婆朝，佛教抑抑不得志，僧眾多南遊、北上以避之；促成安達羅中心之南方佛教，迦濕彌羅、犍陀羅中心之北方佛教，獨特偏至之發展。北方事分析，為實在多元論；其極出婆沙師。南方重直觀，明一體常空，其極出方廣道人。一則嚴密而瑣碎，一則雄渾而脫略。

昔迦王之世，分別說系初分，其傳入錫蘭者，樸素可喜。而大陸分別說系則反是；如化地之糝世學，法藏之含明咒，受安達羅朝文化之熏染而同化耳！本佛所說而衍為學派，彼此各得其一體，分別說系折中其間，尤長。教難而後，南北日趨偏頗，中印佛教則常為折衷而綜合之。此至後期佛教猶爾，惜流於邪正綜合耳！

佛教因教難而引起之變質，以教務外延，法滅及他力思想為最。佛教攝雅利安人之優良傳統，而實歸宗於中道，與吠陀異趣。摩竭陀東北一帶，受雅利安文化之熏陶而多為蒙古族，宜佛教之能適應而誕育成長也。

教難之先，學理間或出入，而佛則世尊，法則三藏，僧則聲聞，猶大體從同。教難而後，因政治關係而南北分化。僧眾未能注力於攝雅利安人之優良傳統，闡佛教之特質，以謀印度佛教之綜合發揚。以感於教難，乃本世界宗教之見，不崇內、固本、清源，而教化日務外延。萬里傳經，惟恐不及，重廣布而不求精嚴。以隨方而應，即釋尊所深斥者，亦不惜資以為方便。佛教疊經教難而猶能遍布於人間，賴此者正多。然不固本，印度佛教日衰；不清源，化達於他方者，雖源承五印而多歧，不盡釋尊之本，可慨者一。

生者必滅，盛者必衰，佛教在世間，自當有盡時。然住世幾久，盛而衰，衰而復興，要以佛弟子之信行為轉移，業感非命定也。釋尊制戒攝僧，和合則集群力，清淨則除邪雜，以是正法住千年，不以人去而法滅。經、律舊傳此說，遙指千年之長時，本以稱譽聖教也。自教難勃興，古人即興千年法滅之感，可謂「言同心異」矣。或說五百，或說千年，法滅之時、地、因緣，一一預記以相警。法滅有期，一若命定而無可移易。雄健之風，蕩焉無存，易之以頹喪；哀莫大於心死，可慨者二。

佛弟子自視甚高，淡泊自足，隨方遊化，無需乎政力之助，亦不忍政力之縛。外化，內淨，一本自力，僧事固非王臣所得而問也。迦王誠護正法，然受命之傳教師，即王子摩哂陀，亦悄然南行，不聞煖赫之聲。教難而後，佛弟子感自力之不足，而佛法乃轉以付囑王公大臣。僧團之清淨，佛法之流布，一一渴望外力為之助，一若非如此不足以倖存者。又天、龍護法，聖典有之。僧眾和合清淨以為法，孰不珍護如眼目乎！誠於中者形於外，自力動而外力成，來助非求助也。教難而後，護法之思想日盛，而出於卑顏之求。其極也，聖教之住世，生死之解脫，悉有賴於天神或聖賢之助力。他力思想之發展，一反於佛教之舊，可慨者三。

中印法難之關係於未來佛教，豈淺鮮哉！

## 第十章 南北朝時代之佛教

### 第一節 王朝之變遷

佛元二百零四年，中印法難起，佛教為南北之分化。三百六十年，安達羅王朝入主中印，與北方貴霜王朝並峙；迄笈多王朝興而復歸於統一。自南北獨立、並立以至統一，凡五世紀之久，可稱為南北朝時代。

初，南印德干高原之達羅維荼民族，自始即有文化，受吠陀文明之啟發始立國家，如安達羅等，為時約佛世之前後。此後，佛教文明相繼流入，受高等文化之融冶，乃發展為富有特色之文明。文化既啟，國力日強；迦王世之臣附者，今則獨立而轉為內侵矣。就中，安達羅國最強，嘗約烏荼國共窺摩竭陀，為補砂蜜多羅所拒而止。然安達羅王尸摩迦時，卒陷波吒利弗，創安達羅王朝，凡二百六十年而亡。

其西北，則迦王之世，希臘人成立大夏廳。迦王歿後，希臘、波斯人踰開伯爾山隘而東，略犍陀羅等地。二百二十年頃，彌蘭陀王將大軍入印度，略印度河流域，直逼恆河之上流；乃擺脫大夏廳而獨立，都舍竭（奢羯羅）。王於佛教有淨信，嘗就那伽斯那（那先，即龍軍）比丘而問佛法，集其問答為一書，即漢譯之『那先比丘經』也。此後，希臘人在印度之勢力日衰；佛元三百六十一年頃，大月氏王丘就卻滅之，創貴霜王朝。

月支，本塞種之一支，初居甘肅西境，為匈奴所逼，西走阿姆河，破大夏而據其地。丘就卻，亦稱貴霜，於同族五部翕候（翕候，猶華言將軍）中特強，乃併四翕候而為大月氏王。侵略四方，有迦濕彌羅，西達於波斯之境，東及於印度河。迨閻膏珍在位，又侵入印度內地，而有西北印度之全境。繼此而立者，即誠信佛教之名王迦膩色迦也。王約於佛元五百二十年頃登

位，以迦濕彌羅之迦膩色迦補羅為首都，西勝波斯，東侵波謎羅，攻于闐等地，受漢地之質子而優遇之。王初信異學，晚年乃專心佛教。自王而後，西域之佛教，乃開始新時代，大法盛於中華，此王與有力焉！五百五十年頃，其子富西伽立。爾後，月支之勢力漸衰，國祚延長至七百年許而滅，印度乃復歸於一。

## 第二節 西北印佛教之隆盛

於此期中，大乘佛教自南而北，應時流行，此當別為專章；先論西北印一切有系之發達。

自末闐地等弘化西北，西北印之法事漸盛，儼成說一切有系之化區。惟拘羅及五河地方，即吠陀文明之發祥地，則稍寂寞焉。本系之特色，富論典之撰述。傳說優婆鞠多，有『理目足論』之作。此後論師之撰述至夥，「阿毘達磨」之發達中，已概述之。「阿毘達磨」即擇法，本為禪思之思擇。故此系特重禪定。『雜事』稱阿難弟子坐禪第一；『付法藏傳』稱優婆鞠多坐禪第一。學風重禪，而迦濕彌羅之環境於坐禪特佳，宜後之禪師、論師，十九為該系之尊者。

西北印當異族入侵之衝，幸而希臘人、塞人，多受印度文明之化，於佛教尤契合無間，乃能日拓其化區。然戎馬紛紜，礙難自亦不免；「將有三惡王，大秦（希臘）在於前，撥羅在於後，安息在中央，由是正法有棄亡」。古人實感慨系之。

迦膩色迦王，初亦多所殺伐，後得脅尊者、馬鳴之化，乃大崇佛法，於富樓沙補羅，造有名之佛塔，高四十餘丈，莊嚴偉大冠全印。王於佛教貢獻之最鉅者，厥為結集一事。先是，學派分流，異說孔多。說一切有系中，自迦旃延尼子造『發智論』，法勝造『心論』，末流所趨，多生諍論。東系以『發智論』為佛說，而西系之極端者，竟視為異論。加之，童受作『喻鬘』諸論，宗經以抑論，與中印之分別說系相呼應。譬喻者與分別論者，多含空義，頗足動有部之宗本，於是有『婆沙』之結集也。

1 『西域記』傳：迦膩色迦王嘗以道問人而解答各異，以問脅尊者，尊者曰：「如來去世，歲月逾邈。其弟子各以自宗為是，他宗為非，所以致有今日」。王聞而痛惜之，乃發心護持結集云。當時所結集者，『西域記』謂：集五百聖眾，以世友菩薩為上座，結集三藏而詳釋之，凡三十萬頌。王乃銅鑠雕鏤，珍藏石室，不許妄傳國外。此則集說一切有之三藏而為之解釋，『大毘婆沙論』，其一也。

2 然西藏所傳：王於迦濕彌羅之耳環林精舍，集五百阿羅漢，五百菩薩，五百在家學者，使結集佛語。自爾以後，十八部異說，悉認為真佛教。又記錄律文；其經、論之未盡錄者補錄之，



已記者則為之校正。果爾，則三藏之結集，不局於有部矣。佛元二千二百九十七年，施婆那博士於西北印，掘得迦膩色迦王供養之舍利函，刻有王名，又云「納受說一切有部眾」。據此，王之特信說一切有部，確無可疑，藏傳則後人想像之辭耳！

時所集者，依『西域記』，乃三藏之釋論。『智論』謂「脅尊者作四阿含之優波提舍，大行於世」。龐然鉅作，以集多數人編輯成之為近似，脅尊者應即發起人也。今之『大毘婆沙論』，有「昔迦膩色迦王時」之言，則本論又經後人修補之矣。

『大毘婆沙論』，乃『發智』之釋論，其編纂之動機，實感於異說之相脅。『發智』學者得王之護持，乃釋『論』以裁正眾說。凡有部別系，同系諸師，悉致破斥，於譬喻者及分別論者，尤為其彈斥之的。論成，說一切有義大成，一時呈隆盛之勢。

然說一切實有，至此而極；機械之分析，亦於此而極，盛之極即衰之始也。如以五根為世第一法，犢子、經量、舊阿毘達磨師並同。古義本就總聚而約特勝以標名，『發智論』自分析之見地，以五根為但心所也，改立心心所法為世第一法。『婆沙』則更論及隨心行之「得」等。以之抉擇論門，自極繁廣。『婆沙論』陷於極端之**多元實在論**，聞經說「得無學聖法」，即立一能得之「得」。聞法生、法滅，即立一生法、滅法之「生」「滅」。然「得」復待得，「生」亦由生，乃不得不立「得得」、「生生」以通之，則經所未聞也（大眾經有之）。若即此意而極論之，則得得不已，生生無窮，乃創連環論法以通之。如「得」能得於法，此「得」別有「得得」得之，此「得得」還為彼「得」所得。「得」與「得得」相為因果，乃若可通，若以譬喻、分別論者之見衡之，則不啻作繭自縛也。高深不在繁瑣，「阿毘達磨」之教權，求其持久，蓋亦難矣！

『大毘婆沙論』之編纂，集眾五百，傳以世友、法救、妙音、覺天為四大評家，此未必爾。論解三世一切有，有四家所說不同，學者即因之誤傳。如覺天等學近譬喻者，妙音乃西方師之先賢，論中力事破斥；此乃一切有系之異師，非迦濕彌羅之『發智』學者，安見其為評家也！世友立說近『發智』，然「滅定有心」，與譬喻師同。自道安以來，並稱世友為菩薩，是否即婆沙會中之上座，疑亦因婆沙取世友「依用立世」而誤會成之。至稱其志在大道，未證聖果，則效顰王舍結集之阿難，毘舍離結集之曲安，非事實也。參與此會者，『西域記』僅記世友一人為菩薩，『世親傳』則羅漢、菩薩各五百人；藏傳又增世學五百人。藏傳世友為五千大乘僧之長，富樓那迦為五千小乘僧之長；凡此並當時流行大乘之徵。以『婆沙』之思想論之，

吾寧從龍樹之說，出「迦旃延尼子弟子輩」之手。從事『毘婆沙』之編纂中，『世親傳』謂「馬鳴著文，十二年而成」。馬鳴生值其時，為之潤文，或有之，然非婆沙師也。

### 第三節 佛化雕刻之發達

於此漫長之時期，中南印聲聞佛教之情況，全付諸黑暗，不復能詳。惟時佛化雕刻之風頗為流行，其影響於佛教，實深且鉅也。

出世解脫之道，泊然而足，知苦則厭，在忘情以覺滅。音樂、美術之類，易為道障，以是音聲之吟哦，歌伎之觀聽，華鬘之嚴飾，概非比丘所應行。即俗人以歌舞伎樂為業，佛亦不以為然。樸而無欲，質而不文，頗類道、墨之說。舊傳佛世，祇洹畫天王、夜叉之像，僅見於『有部律』，疑亦後出。迦王作石柱，柱頭之浮雕，僅有佛化之象徵物。

佛像之雕刻，則始於熏迦王朝。佛化雕刻之初，常以法輪、菩提樹等表象佛陀，無有作人體者。最初雕刻之佛像，據今所已發現者，薩特那之立像，時為佛元二百六十五年，其像蓋取法夜叉像而改造成之。如南印秣羅矩吒（馬都拉）所發現之佛像，皆其類也。早期之佛像，頂無肉髻，坐則多以獅子為主。夜叉，本達羅維荼民族之神，以雄健著；於佛教為護法神，即金剛力士是。際達羅維荼民族文化發揚之時，流行佛像，而佛像即取法於夜叉，其意味之深長為何如！

此雕像之風，自南而漸入北印，成所謂健陀羅式。佛像有肉髻，蓮華作座者多。比於中南印者之雄渾勇健，微嫌纖弱，而輕盈活動則過之。時南印摩臘婆之佛教，亦盛行雕刻，如迦利、那西克、阿闍思陀等洞之雕刻，阿摩羅婆提塔婆之雕刻。此等雖經後世之修改，然最古部分，約成於佛元三世紀頃。其中迦梨及阿摩羅婆提之建築，屬大眾部；那西克洞屬賢胄部，皆由其刻文知之。阿闍思陀之石刻，有觀音、文殊像，殆大乘學者為之。又頻闍耶山北，有石塔門、石欄等，有「本生談」及化跡之雕刻，考者謂作於阿恕迦王不遠之時云。

佛像始於佛世，優填王以久不見佛，造旃檀佛像，舊有其說。亞歷山大入侵，遺希臘式之石像於貢大拉。印度之石像及佛像，似起源甚早。然阿恕迦王建塔以供舍利（其作用與造像同），立柱以紀聖蹟，布教令，未聞作佛像之浮雕（平面、半立體、全立體三式）。南印度有鄔馱衍尼（優禪尼）者，即今之印度爾，與優填之音正合。該地大小乘並盛，優填王造像之說，或起於此！

解脫之佛教，忘情達本，崇高之理智生活，足以安心。然去佛日遠，釋尊悲智之格化，漸難為世人所喻，感情之信仰油然而興。南印之達羅維荼民族，富神秘，好象徵；北印之希臘人、塞人等，亦各有其所崇之神像。求其不自聲色門中入，直承古聖之教，勢有所難；佛化雕刻之風行，非偶然也。情感之象教盛，雄渾樸質之風失；而後即情以達智，即智以化情，情智融合之大乘，亦應時而興。佛像既陳，一則求其麗飾，一則望其呵護，思想為之一變，浸漸而流為神鬼之崇拜，此豈創始者所及料耶？